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挂冠尋孤女

這回書接着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裡把安老爺的話回明母親並上覆岳父岳母大家自是異常歡喜張姑娘心裡益發佩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那張老自有程相公照料安公子便忙忙的換了家常衣服赴縣衙而來那些散了的長隨還有幾個沒找着飯主滿處裡打游飛的聽見少爺來了又帶了若干銀子給老爺完交官項老爺指日就要開復原官都趕了來借着道喜要想喝這碗舊鍋的粥老爺見這班人本無人味又沒天良一個個善言

辭去內中只有個葉通原是由京代出來的雖也是個長隨因他從幼也讀過幾年書讀的有些獃氣自從跟了安老爺他便說從來不會遇見這等一位高明渾厚的老爺立誓不再投第二個主人安老爺給他薦了幾處地方他都不肯去甘受清苦老爺見公子無人跟隨叫他且伺候公子恰好趕露兒也趕到了安老爺因他誤事正要責罰嚇的他長跪不起只得把劉住兒到家一時痛親昏瞶忘說後纔想起隨即趕來的話回明老爺見其情由可原仍派他跟隨公子說着擺上飯來又有太太送來幾樣可吃的菜蔬下馬麪原來安老爺酒量頗豪自已却不肯濫飲

每飯總以三五斤爲度因向公子道我喝酒你只管坐下先吃飯不必等我公子便搬了個坐兒坐在橫頭一時吃飯盥漱已畢安老爺使命他隅坐侍談這纔問了問京中家裡一切情形因長吁道我讀書半世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步踰閑取敗就這迂拙兩個字是我的短處不想纔入宦海就因這兩個字上誤事幾乎弄得身名俱敗骨肉淪亡今日幸得我父子相聚而且官事可完如釋重負這都是上蒼默佑惟有刻刻各自修省勉答昊慈而已至於你沒出土兒就遭了這場顛沛流離驚風駭浪更是可憐又安知不是我家素來享用稍過福薄災生以致如此紅此

一番未必非爲此時都無可說了只是我方纔細想你在那能仁寺遭的這場事在那班和尚傷天害理爲天理所必誅無所爲冤在那個女子取義成仁仁至義盡無所爲孽我們心裡便無所爲過不去我只慮地方上弄了這等一樁大案倘然遇見個廉明官兒查究起來倒是一樁未完的心事公子說這事大料無妨前日在路上聽見各店裡沸沸揚揚的傳說茌平縣黑風崗廟裡一個和尚一個陀頭一個女人因爲妒奸彼此自相殘害經本縣的一位胡縣官訪察出來那地方上百姓也有受過那和尚荼毒的人人稱快感念那位胡縣官都稱他作青天太爺安老

爺笑道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那時葉通正在那裡伺候老爺吃飯便回道這話大約是真的老爺道你又怎麼曉得葉通道這裡的二府就合茌平的這位胡太爺是兒女親家奴才有個舅舅跟胡太爺昨日打發來看姑奶奶他也是這等說還說胡太爺因此上台見重說他留心地方公事還保了卓異了呢老爺聽了不禁大笑說這可叫作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了若果如此不但那女子可以遠禍我們也可放心公子答應了個是就趁勢回道倒是兒子這裡另有件未完的心事老爺忙問何事公子便把失了那塊硯台的話說出來老爺先說了句可惜便問怎的

會丟了公子道只因正在貪看十三妹在墻上題的那折詞兒他又催促着走一時匆匆的便遺失了安老爺問又是甚麽詞兒公子見問便從靴掖裡把自已記下的個底兒掏出來請老爺看安老爺看了一會說這個女子好生奇怪也好大神通你看他這折北新水令雖是不文一邊出豁了你一邊擺脫了他既定了這惡僧的罪名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看他這樣機警那硯台他必不肯使落他人之手只他這詞兒裡的甚麽雲端雲中自是故作疑人之筆他究竟住在何處你自然問明白了公子道也曾問過無奈他含糊其詞只說在個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

地方住並且兒子連他這稱謂都留心問過問他這十三妹三個字還是排行還是名姓他也不肯說明老爺道既這是甚麽話無論怎樣你也該問個明白在他雖說是不望報難道你我受了人家這樣大德今生就罷了不成公子見父親教訓也不敢辯說他怎生的生龍活虎一般我不敢多煩瑣他只得回道將來總要還他這張彈弓取我們那塊硯台想來那時也可以打聽得出來的老爺只是搖頭一面口裡却把那詞兒裡雲中相見四個字翻來覆去不住的念又用手把那十三妹三個字在桌子上一豎一畫不住的寫默然良久忽然的把桌子一拍喜形於色

說道得之矣我知之矣因忙問公子道這姑娘可是左右鬢角兒上有米心大必正的兩顆硃砂痣不是罷了這公子實在不曾留心只得據實答應老爺又問道那相貌呢公子道說起相貌來卻是作怪就合這新媳婦的相貌一樣不但像是個同胞姊妹並且像是雙生姊妹老爺道這又是夢話了我又何曾看見你這新媳婦是怎生個相貌呢公子一時覺得說的忘情扯脖子帶臉臊了個緋紅老爺道這又臊甚麼說呀公子只得勉强道此時說也說不周全等父親出去看了媳婦就明白了大約這個是一團和氣幽嫻那個是一派英風流露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

道友法兒也急出來了公子也陪着一笑列公天下第一樂事莫如談心更莫如父子談心更莫如父子久別乍會異地談心尤其莫如父子事靜心安苦盡甘來久別乍會的異地深夜談心安老爺合公子此時眞眞是天下父子第一樂境正所謂等閒難到開心處似此開心又幾回了公子見老人家心開色喜就便請示父親方纔說到那十三妹父親說得之矣知之矣敢是父親倒猜着他些來歷麼老爺道豈但猜着此事你固然不得明白連你母親大約也未必想的到此我心裡却是明白如見此時且不必談等我事畢身閒再慢慢的說給我自然還有個道理公

子聽如此說便不好再問只是弄得滿腹狐疑那曉不但安公子設疑大約連聽書的此時也不免發悶無如他著書的要作這等欲擒故縱的文章我說書的也只得這等依頭順尾的演說大衆且耐些煩少不得聽到那裡就曉得了閑話擱起一時安老爺飯罷收拾了傢具又同安公子計議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結家眷怎的位置公子便在父親屋裡小牀上另打了一鋪睡下衆家人也分投安置一宿無話次日清早安太太便遣晉升來看老爺公子並叫請示那銀子怎的個辦法早一日完了官事也好早一日出去老爺便教公子去告知他母親這事不忙在一刻

再候兩三日烏克齋總該有信來了那時再定規你也就去合你娘親近親近去公子纔要走晉升回道請大爺等一刻再走罷將纔奴才來的時候街上正打道呢說河台大人到馬頭接欽差去已經出了衙門了路上撞見又得躲避老爺問道也不會聽見個信兒忽然那裡來了這等一個欽差晉升道奴才們也是纔聽見就說是一位兵部的甚麼吳大人這位欽差來得嚴密得狠只帶着兩個家人坐了一隻小船兒昨夜五更到了馬頭天不亮就傳馬頭差到船上交下兩角文書來一角劄山陽縣預備轎馬一角知照河台欽差到境這裡縣太爺早到馬頭接差去

了安老爺心想那個甚麼吳大人莫非吳侍郎出來了他是禮部啊此地也不會聽見有甚麼案這欽差何來呢斷不致於用着欽差來催我的官項呀大家一時猜度不出老爺道管他横豎我是個局外人於我無干去瞎費這心猜他作甚麼說着只聽得縣門前道府廳縣各各一起一起的過去落後便是那河台鳴鑼喝道前呼後擁的過去直等過去了公子纔得回店話分兩頭你道這位欽差是誰原來就是那號克齋名烏明阿的烏大爺他在浙江這次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由閣學升了兵部侍郎把浙江的公事查辦清楚拜了摺子正要回京覆命謝恩纔

路走出一程又奉到延寄命他到南河查辦事件這正是回程進京必由之路他便且不行文知照把自已的官船留在後面同隨帶司員人等一起行走自已却喬粧打扮的僱了一隻小船帶了兩個家丁沿路私訪而來直等靠了馬頭纔知照地方官把個山陽縣嚇得忙着分派人打掃公館伺候轎馬預備下程酒飯鬧的頭昏纔得辦妥只是欽差究竟爲着何事而來不能曉得這正是首縣第一樁要緊差使爲得是打聽明白好去答應上司是個美差他一到馬頭便上手本叩安稟見不想欽差止於傳話道乏不會傳見看了看船上只得兩個家人連門包都不收

料是無處打聽費盡方法派了個心腹能幹家人把船家暗暗的叫下來問他端的又許他銀錢那船家道他僱船的時候我只知他是夥計三個到淮安要賬來的一路也同我們在船頭上同坐問長問短的一直到了馬頭見大家出來接差我纔知他是個官府誰知道他作甚麼來的呀那家人聽了無法只得回復縣官把個山陽縣急得搓手一時大小官員都到緊接着河台到船拜會早見那位欽差頂冠束帶滿面春風的迎出艙來河台下船只得在那小船裡面向上請了聖安烏大人站在一旁說了句聖躬甚安二人見禮坐下河台滿臉青黃不定勉強支持着

寒暄了幾句又不敢問到此何事倒是烏大人先開口說道此來沒甚麼緊要事上意因爲此番回京此地是必由之路命順路着看河工情形這河工的事自已實在絲毫不懂前在浙江但見那些辦工的官員實在辛勤苦累大人止把那沿路工段教人開個節畧見賜便可照這節畧畧查一查迴奏就算當過這差去了自已也急於要進京謝恩恐不能多躭擱地方上一切不必費事這船上實在窄濱下船就先奉拜再長談罷那河台聽了這話纔古咚一聲把心放下去那恭維人的本領他却從作佐襍時候就學得濫熟又見烏大人這等謙和體諒心裡早打算到

這補破個二三千銀子送他也值左右向那些工員身上撈的回來的因此着實的頌揚了欽差一陣纔打導回院河台走後各官纔上手本爲大人都同說船上過宿公館相見大家只得紛紛進城河台早把自己新得的一乘八人大轎並自己新作的全分執事送來又派了武巡捕帶了許多材官來接爲大人便留了一個家人收拾行李搬進公館自己只帶一個家人跟着前頭全副執事擺開衆材官擺隊的擺隊扶轎的扶轎馬頭上三聲大炮簇擁着欽差那頂大轎浩浩蕩蕩鴉雀無聲奔了淮城東門而來一進城門武巡捕轎旁請示大人先到公館先到河院那

大人只說得一句先到山陽縣那巡捕應了一聲忙傳下去心裡卻是驚疑怎的倒先到縣衙呢那個當兒山陽縣的縣官早到公館伺候去了原來外省的怯排場大凡大憲來拜州縣從不下轎那縣官到廳了不敢出頭都是管門家丁同着簽房書吏老遠的迎出來道旁迎着轎子把他那條左腿一跪把上司的拜帖用手舉的過頂鑽雲中高報說小的主人不敢當大人的憲駕如今這山陽縣門上聽得欽差來拜他們太爺他更比尋常跑得腿快喊得聲高只見那欽差也不用人傳話就在轎裡吩咐道我不是拜你主人來了那門丁聽了嚇得爬起來找了條小

路往回就跑此時但恨他爹娘少生了兩條腿將跑到縣門欽差的轎子已到他又同了衙役門前伺候又聽得欽差問道有位被參的安太老爺想來是在監裡呢門丁忙跪稟道不在縣監在縣頭門裡典史衙門土地祠欽差便命打導典史衙門把個管獄的典史登時嚇得渾身亂抖口裡叫道皇天菩薩自從周公作周禮設官分職到今日也不曾聽得欽差拜過典史這是甚麼句當呀慌得他抓了頂帽子拉了件褂子一路穿着跑了出來跪在門外口中高報山陽縣典史郝鑿鍫叩接大人轎子過去了良久他還在那裡長跪不起兩旁衆人都看了他指點着笑個

不住他也不知眾人笑他何來及至站起來自已低頭一看纔知穿的那件石青褂子鑲着一身的狗牙兒緣子原來是慌的拉差了把他們官太太的褂子穿出來了咳正所謂宦海無邊孽海同源作官作孽君自擇焉閑話休提却說那欽差到了典史衙門望見那土地祠便命住轎落平下來只見跟班的從懷裡掏出一個黑皮子手本來衆人兩旁看了詫異道欽差大人怎生還用着這上行手本拜誰呀便是拜土地爺也只合用個年家眷弟的大帖到底拜誰呀正在猜度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爺看過便交付巡捕說拜會安太老爺那巡捕接了偷眼一看手本上端

恭小楷寫着登業烏明阿一行字連忙飛奔到門投帖郤說那時正近重陽南闈鄉試放榜安老爺正得了一本江南新科闈墨在那裡看聽得縣衙前纔得一片喧嘩旋即不聞聲息郤也聽慣了不以爲意依然看那本文章忽見戴勤匆匆的跑進來回稱欽差來拜雖安老爺的鎮靜也不免驚疑心裡說難道眞個的欽差來催官項來了不成伸手接過手本一看笑道原來是他呀只說甚麼吳大人吳大人我就再想不起是誰了因慢慢的起身離坐說請進來罷早見那烏大爺徧體行裝的進來先向安老爺行了個眞禮請了安起來又行了個外官禮見拜了三拜安

老爺也半禮相還烏大爺起身又走近前來看了看老爺的臉面說老師的臉面竟還好只是怎生碰出這等一個岔兒來一時讓坐茶罷烏大爺開口先說老師的信門生接到了因有幾兩銀子不好轉人送來旋即奉了到此地來的廷寄如今自己帶了來了又問老師的官項現在怎樣安老爺不便就提公子來的話便答說也有些眉目了烏大爺道門生給老師帶了萬金來在後面大船上呢一到就送到公館去安老爺忙道多了多了這斷乎用不了你雖是個便家況你我還有個通財之誼只是你在差次那有許多銀子烏大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

着老師的信以前並且還不曾看見京報便接着管子金何麦舟他兩家老伯的急脚信曉得了老師這塲不得意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衆門生分投寫了信去派了個數兒教他們量力盡心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教他們止發信來把銀子滙京都交到門生家裡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的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門生家裡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爲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爲衆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滙到門生那裡再從門生那裡扣存也是一

樣此時且憑老師的意思老師按到他們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安老爺道非我合你客氣你大兄弟也送了幾兩銀子再有個二三千金便夠了這種東西多也無用再與者受者都要心安烏大爺道老師這幾個門生現在的立身植品以至仰事俯畜穿衣吃飯那不是出自師門誰也該飯水思源緣木思本的門生受恩最深就該作個倡首就譬如世兄孝敬老師萬金難道老師也合他讓再讓三不成再門生還有句放肆的笑話兒以老師的古道處在這有天無日的地方只怕往後還得預備個幾千銀子賠賠定不得呢安老爺聽了啞然大笑

因見他辦得這樣妥當又說得這樣懇切不好再推便說道我說你不過就是這樣罷我也合你說不到卻之不恭却是受之有愧了那烏大爺又謙遜了一番話完便向他那家人使了個眼色那家人早退下去連戴勤等一並招乎開彼此會意就都躲在院門外坐下喝茶吃煙閒話却說那位典史老爺見欽差來拜安老爺不知怎樣恭維恭維纔好忙忙的換了褂子弄了一壺茶跟了個衙役親自送來讓家丁們喝也爲趁便探聽探聽消息誰想大家都堵着門坐着呢不得進去他一面讓茶一面搭赸着就要同坐戴勤先站起來道郝老爺你請治公罷你在這裡我

們不好坐同你一處坐主人知道也必嗔責茶這裡有郝老爺別費心了那典史看這光景料是打不進去只得周旋一陣把那碗茶送給轎夫喝去了郝說安老爺見烏大人把人支開料是有說的只見他低聲道門生此來却不專爲這事現在奉旨到此訪察一樁公事一路也訪得些情形未敢爲據所以來請示老師老師知之必確安老爺忙問何事烏大爺道此地河台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怎的待屬員以趨奉爲賢員以誠樸爲無用演戲作壽受賄婪贓侵冒錢糧偷減工料以致官場短氣習俗頹靡等情參得十分利害這事關係甚大門生初次奉差有些不得

主意所以討老師教導安老爺聽了這話沉了一沉說竟
齋這話既承你以我爲識途老馬我却有無多的幾句話
只恐你不信因說道我到此不久就到邳州高堰署了兩
囘事河台的行止我都不得深知至於我之被叅事屬因
公此中毫無屈抑你如今既奉命而來我以爲國法不可
不執國體也不可不顧察事不得不精存心却不可不厚
老賢弟以爲何如烏大人覺得安老爺受了那河台無限
的屈抑豈無個不平之鳴誰知他竟無一字怨尤益加佩
服老師的學識雅度說了幾句閒話起身告辭安老爺道
我可不能看你去也不便差人到你公館裡改日長談罷

說着送到院門便不望外再送却說那山陽縣知縣得了這個信早差人稟知河台說一差在縣裡合安老爺長談那河台倒是一驚纔要問話聽得頭門炮响欽差早已到門連忙開暖閣迎了出來見那欽差仍是春風滿面說纔望了望概老師來遲了一步說着一路進來坐下可奈他絕口不談公事至要緊的話問的是淮安膏葯那舖子裡的好竹瀝滌痰丸那舖子裡的眞河台也只得順着答應一番因便攏着拗瑩問道方纔說貴老師是那位烏大人道就是被叅的安令河台連忙道這位安水心先生老成練達爲守兼優是此地第一賢員無奈官運平常可可的

遇見這等個不巧的事情現在我們大家替他打算衆擎易舉已有個成數了不日便可奏請開復爲大人道這倒不敢勞大人費心他世兄已經從京裡變產而來大約可以了結公事况且做老師是位一介不苟的便承大人費心他也未必敢領河台聽了大失所望欽差坐了一刻便告辭進了公館那時後而官船已到幾位隨帶司員也趕了來那些地方官欽差都請在一處公同一見應酬已畢少微歇息吃些東西早發下一角文書提河台的文武巡捕管門管帳家丁須臾拿到便封了門照着那言官指參的款跡連夜熬審起來從來說人情似鐵官法如爐况且

隨帶的那些司員又都是些精明强幹久經審案的能員那消幾日早問出許多贓款來欽差一面行文仍用名帖去請河台過來說話不一時河台已到欽差照舊以客禮相待讓坐送茶已畢便將廷寄并那御史的叅摺合他的巡捕家丁的口供送給他看河台一看這纔如夢方醒只嚇得他面如金紙目瞪口呆又見上面有如果審有贓款即傳旨革職所有南河河道總督即着烏明阿暫署的話他慌忙看完摘了帽子向上跪倒碰頭口稱他的名字該犯官談爾音昏瞶糊塗辜負天恩但求重重的治罪並罰鍰報效原來那時候有個罰鍰助餉助工的功令只因朝

廷深知督撫的豐厚那時的風氣淳樸督撫也不避豐厚之名每逢獲罪都求報效若干銀子助工助餉也爲圖輕減罪名所以他幾有這番舉動說罷起來戴上帽子爲大人道請大人具個親供便是自認罰鍰也得有個數目好據供入奏那談爾音道犯官打算竭力巴結十萬銀子交庫爲大人道大人的情甘報效我原不便多言但是聖意甚嚴案情較重左右近年的案都有個樣子在前頭大人還得自己斟酌斟酌不可自悞他答應了兩個是下去寫具親供一時早有首府中軍送過印來爲大人即日拜印接署便下了一個扎子委山陽縣伺候前印河台大人這

漢話就糾作着起來了這個信傳出去那些紳衿百姓舖戶聽得好不暢快原來這河台姓談名爾音號鈺甫便有等尖酸的指了新舊河台的名號編了一副對聯道是月向日邊明日月當空天有眼玉鑲金作鈺玉金滿橐地無皮閒話擱起却說那談爾音下去寫俱親供見欽差的話來得嚴厲一定朝廷還有甚密旨如今報效得少了罷誠恐罪名減不去多了罷實在心上捨不得心問口口問心打算良久連那些奇珍異寶折變了大約也夠了且自顧命要緊因此上一狠二狠寫了二十萬兩的報效那烏大人就把案歸着了歸着據情轉奏當朝聖人最惱的貪官

汚吏也還算法外施仁止於把他革職發往軍台効力不日批摺回來那談爾音便忙忙交官項上庫送家眷回鄉剩了個空人兒赴軍台効力去了只是這些金銀珠寶千方百計纔弄得來三言兩語便花將去當日嫌他來的少今日轉痛他去得多也最可憐的是他見過烏大人之後不曾等安老爺交官項早替他慮出通關連夜發了摺子奏請開復想在欽差跟前作個大大的情面也是發於天良要想存些公道只是遲矣晚矣却說安太太那邊自從張金鳳進門之後在安太太是本不會生得這等一個愛女在張姑娘是難得遇着這等一位慈姑彼此相投竟比

那多年的婆媳還覺親熱那張老夫妻雖然有些鄉下氣
初來將眾人見了不免笑他及至處下來見他一味成實
不辭勞苦不自大沒一些心眼兒沒一分脾氣你就笑他也
是那樣不笑他也是那樣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轉都愛
他敬他雖是兩家合成一家倒過得一團和氣這日安老
爺收到烏大爺的幫項即日把文書備妥如數交納照例
開復又因此地正在官場有事自己不好出去便告了兩
個月病假早有公子領着家人們預備轎馬前來這老爺
離了土地祠來到聚合店安太太迎了出來老夫妻本來
伉儷甚篤更兼在異鄉同患難又想到公子這場落難彼

此見了十分傷感虧得公子一旁極力勸慰方住安太太便叫媳婦出來拜見安老爺一看又叫他近前來細看一番因向太太道我告訴玉格的話想來都說到了不必再說這個孩子天生的是偺們家的媳婦兒等着消停消停就給他們辦起這件喜事來安老爺不吃烟張姑娘便送上一碗茶來一時親家太太也來相見這親家太太可不是那兩日的親家太太了也穿上裙子了好容易女兒勸着把那個冠子也摘了見了安老爺拜了兩拜口裡說好哇親家俺們在這裡可糟擾了安老爺也合他謙了幾句人回親家老爺進來了安老爺迎進來見禮歸坐着實謝

了謝他途中照應公子張老道親家不要說這話我的嘴笨也說不上個甚麼來偺都是一家人往後只有我們沾光的就只一件我在家貞苦慣了這幾天吃飽了飯竟白呆着就困了親家這不是你來家了嗎有倭笨活只管交給我管作的動不的時候兒這大米飯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安老爺聽了道就是這樣如今我第一樁大事就是你這女婿他只管這麽大了還得有個常人兒招護着這幾日裡邊有個媳婦不好叫他在裡頭不用不備我可就都求了親家了張老爺連忙答應安太太道這幾天就多虧了親家老爺疼他一句話没完張太太話來了說偺

話呢疼閨女有個不疼女婿的大家正說到熱鬧中間人回河台烏大人來拜把個張老夫妻嚇得往外藏躲不迭一時鑼鳴導喝烏大人已到店門安老爺說請進來坐罷說着便迎了進來那烏大人先給師母請了安然後又合公子敘了一向的濶別提到前任談公的事安老爺倒着實感嘆了一番烏大人因道門生着老師沒甚麽大不安爲何告起假來安老爺便說是有些瑣事便把公子途中結親一事畧提了幾句只是不提那番駭人見聞的話烏大人也連忙道喜又說此地總河的缺已調了北河的同峻峯過來了也是個熟人老師完了私事何不早些出去

門生既可多聽兩文教導等那同峻峯來也可當面作一番囑托安老爺道說得有理我事情一清楚就出來的烏大人長談了半日告辭而去早有那些實任候補的官員聽得河台大人到店來拜安老爺長談久坐見安老爺又是大人的老師那個不來周旋也有送酒席的也有送下程的到後來就不好了鬧起整匣的燕窩整桶的海參魚翅甚至尺頭珍玩打聽着甚麼貴送起甚麼來了老爺一槩璧謝不收郤說那日安老爺迎賓送客忙的半日不曾住腳一直到下半日纔得消停那張姑姑便送過帽頭兒來請換帽子伏侍得直像個多年得兒媳婦又像個親生

的女兒安老爺看了自是歡喜因對太太道我們如今事情正多有兩樁得先作起來一件是爲我家險遭一場意外的災殃幸而安然無事這都是天公默佑我們闔家都該辦炷名香虔謝上蒼那一件無論怎樣這店裡非久居之地得找一所公館安太太道這兩樁事都不用老爺費心公館我已經叫晉升找下了老爺道一處不夠太太道找得這處狠寬綽連親家都住下了老爺道不然日後自然是住在一處纔得有個照應眼前辦這喜事必得兩處辦纔成個一娶一嫁的大禮太太聽了也以爲是恰好晉升進來回事聽得這話便回道旣老爺這樣吩咐也不用

再找那公館本是大小兩所相連內裡通着外邊各開大門安老爺道那更好了房子說定說到謝天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合媳婦許了十五日還願的話並媳婦怎的要給那十三妹姑娘供長生祿位的話一一的說明安老爺更覺暗合了自已的主意連連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偺們全家叩謝不必再看日子了一家兒談到飯罷掌燈安老爺早叫人在外層收拾了三間潔淨屋子下榻出去又周旋了張老一番纔得就枕一宿無話次日便是十五日太太早在當院設下香案香燭供品先是安老爺帶了安公子次後便是安太太帶了張姑娘各各一秉虔誠焚香膜

拜叩謝上天加護之恩拜完安老爺便對兩親家道你二位老兄老嫂也該拜謝一番纔是張老道我們正想着借花兒獻佛磕個頭兒呢早有僕婦送上兩束香來張老上了香磕過頭親家太太也把香點着舉得過頂磕下頭去不知他口裡還喃喃吶吶祝贊些甚麼磕完頭將爬起來只見他把右手褪進袖口去摸了半日摸出兩稀香錢來遞給安太太安太太笑道親家這是作麼呀你我難道還分彼此麼親家太太道不是價這往後俺兩口子的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仗着你老公們倆合姑爺哩還有僭兒說的呢這燒香可是神佛兒的事情公修公得婆修婆得

偕各人兒洗臉兒各人兒光光你不要可行不的安太太只是笑着不肯收倒是安老爺說太太既親家這等至誠收了再請兩箍香上就是了安太太只得接過來遞給一個丫鬟摸了摸那錢還是冱的滚熱的却說張姑娘隨婆婆謝過了天便忙着進房設了一張小桌兒供上那十三妹姑娘的長生牌上寫着十三妹姐姐福得長生祿位安太太便向安老爺道我們玉格也該叫他來磕個頭纔是呢安老爺道且慢他的事不是磕一個頭可了事的我另有辦法安太太聽了便同張太太各拈了一撮香看着那張姑娘插燭似價拜了四拜就把那個彈弓供在面前話休

絮煩自此以後安老爺夫妻二位便忙着搬公館辦喜事張老夫妻把十三妹贈的那一百金子依然交給安老爺安太太辦理粧奩一婚一嫁忙在一處忙了也不止一日纔得齊備那怎的個下茶行聘送粧過門都不及細說到了吉期鼓樂前導花燭雙輝把金兩張姑娘一乘彩轎迎娶過來一樣的參拜天地遙拜祖先叩見翁姑然後完成百年大禮這日安老爺雖不曾知會外客有等知道的也來送禮道賀雖說不得百輛盈門也就算六禮全備了轉眼就是安老爺假限將滿新河台已經到任烏大人已經回京太太便帶了兒子媳婦忙着張羅老爺的冠裳一切

便問那日出去銷假安老爺道難道你們娘兒倆真個的還忍得叫我再作這官不成我平生天性恬淡本就無意富貴功名況經了這場宦海風波益發心灰意懶只是生爲國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甚麼無如我眼前有樁大似作官的事不得不先去料理太太公子見老爺說得這般鄭重忙問何事老爺道你難道救了我一家性命的那個十三妹的這番深恩重義我們竟不想尋着他答報不成太太道何嘗不想答報呢只是他又沒個准住處真名姓可那裡找他去呢老爺說你們都不必管我自有個道理實合你們說從烏老大諄諄請我出去那日我已經定

了個告退的主意只恐他苦苦相攔所以挨到今日如今挨得他也回京了新河台也到任了我前日已將告休的文書發出去了從此卸了這副担子我正好掛冠去辦我這樁正事此去尋的着那十三妹我纔得心願滿足儻然尋不着他那管芒鞋竹笠海角天涯我一定要尋着這個女孩兒纔罷這正是丈夫第一關心事受恩深處報恩時要知安老爺怎的個去尋那十三妹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十三回終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上回書既把安張兩家公案交代明白這回書之後便入十三妹的正傳都說安老爺認定天理人情拋却功名富貴頓起一片兒女英雄念頭挂冠不仕要向海角天涯尋着那十三妹報他這番恩義若論十三妹自安太太以至安公子小夫妻張老老夫妻又那個心裡不想答報他只是沒作理會處如今聽了安老爺這等說了正合衆人的心事當下商量定了一面收拾行李一面遣人過黃河去扣車輛那時梁材也從京裡回來只這幾個家人又有張

親家老爺合程相公外面幫着人足數用況大家又都是
一心一計這去番官比起前番的上任轉覺得興頭熱鬧
話休煩瑣那消幾日都佈置停妥安老爺本因告病一向
不會出門也不拜客辭行擇了個長行日子便渡黃北上
於路無話不則一日到了離茌平四十里下店打尖這座
店正是安公子同張姑娘來時住的那座店安老爺飯罷
等着家人們吃飯自己便踱出店外看那些車夫吃飯見
他們一個個蹲在地下吃了個狼飡虎咽滿滿壕平老爺
便合他們閑話問道我們今日往茌平從那裡岔道下去
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離茌平有多遠內中有

兩個知道的說道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爲甚麼打往平岔道呢那不是繞了遠兒往回來走嗎要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打這裡就岔下去了往前不遠有個地方叫桐口順着這桐口進去斜半籤着就奔了二十八棵紅柳樹了到了那裡打鄧家莊兒頭裡過去就是青雲堡青雲堡再走十來里地有個岔道口出了岔道口那就是往平的大道了打這裡去近哪可就是這一頭兒沒車道得騎牲口不就坐二把手車子也行得老爺把這話聽在心裡看了看這座店雖然窄些也將就住下了進來便合太太商議道太太我看這座店也還乾淨嚴密今日我們就這裡住下

罷太太道再半站今日就到荏平了到了荏平老爺不是還有事去呢麼爲甚麼又躭擱半天的路程呢老爺道我正爲不躭擱路程我方纔在外頭問了問原來從這裡有條小路走着近便我們今日歇半天明日你們仍走大路往荏平等我我就從這裡小路走幹我的去太太道罷呀老爺可不要鬧了聽起來那小道兒可不是頑兒的老爺道太太你想是因玉格前番的事唬怕了要知人生在世世界之大除了這寸許的心地是塊不穩路此外也沒有一步平穩的只有認定了這條路走至於禍福有個天在注定的禍避不來非分的福求不到那避禍的縱讓千方

百計的避開莫認作自己乖覺究竟立腳不穩安身不牢那求富的縱讓千辛萬苦的求得莫認作可以僥倖須知飛得不高跌的不重太太你只看我同玉格一個險些兒骨肉分離一個險些兒身命俱敗今竟何如這豈是人力能爲的太太見老爺說得有理便說既那樣就多帶兩個人兒去張老聽了說道親家太太放心我跟了親家去保妥當安老爺笑道怎麽敢驚動親家呢此去我保不定躭擱一半天家眷自然就在茌平住下聽信親家你自然照應家眷爲是我同了玉格帶上戴勤隨緣兒再帶上十三妹那張彈弓豈不是絕好的一道護身符麽說着便吩咐

家人們今日就在尖站住下因又叫戴勤明日僱一輛二把手小車子我坐再僱三頭驢兒你同隨緣兒跟了大爺我們就便衣便帽喬粧而往我自有道理戴勤笑道那短盤驢搭上個馬褥子倒騎得那傍車子只怕老爺出不來罷老爺道你莫管照我的話弄去就是了戴勤只得去僱小車合驢兒心裡却是納悶說這是怎的個用意呢一時老爺又叫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來問道你母女兩個從前在那家子跟的那位姑娘你可認得他的生辰八字他是幾歲上裹脚幾歲上留頭合他那小時候可有甚麼異樣淘氣的事你可想得起一兩樁來戴勤家的經這一問

一時倒朦住了想了想纔說奴才那位姑娘今年算計着是十九歲屬龍的三月初三日生的時辰奴才可記不准了他女兒接口道是辰時那年給姑娘算命那算命的不是說過底下四個辰字是有講究的叫甚麽甚麽甚麽地甚麽一氣這是個有錢使的命還說將來再說個屬馬的姑爺就合個甚麽論兒了還要作一品夫人呢他媽也道不錯這話有的因又說道那姑娘是七歲上就裹的脚不怎麽那一雙好小脚兒呢九歲上留的頭蹺緣兒媳婦又說道小時候奴才們跟着頑兒姑娘可淘氣呀最愛粧個爺們弄個刀兒鎗兒誰知道後來都學會了呢就只怕作活奴

才老爺太太常說將來到了婆婆家可怎麼好姑娘說的更好說難道婆婆家是僱了人去作活不成奴才們背地裡還慪姑娘不害羞姑娘說我不懂一個女孩兒提起公公婆婆羞的是甚麼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樣你見誰提起爸爸奶奶來也害羞來着安老爺合太太聽了點頭而笑說却也說得有理太太便問道老爺此時從那裡想起問這些閒話兒來張金鳳也接口道不要這位姑娘就是我十三妹姐姐罷老爺拈鬚笑道你娘兒們先不必急着問橫豎不出三日一定叫你們見着十三妹如何張姑娘聽了先就歡喜當晚無話到了次日早起張老程相公

依然同了一衆家人護了家眷北行去到在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安老爺同了公子帶了戴勤隨緣兒便向二十八棵紅柳樹進發安老爺上了小車伸腿坐在一邊那邊截上行李前頭一個拉後面一個推安老爺從不曾坐過這東西果然坐不慣纔走了幾步兩條腿早溜下去了戴勤笑說奴才昨日就回老爺說坐不慣的老爺也不禁大笑及至坐好了走了幾步腿又溜下去險些兒不曾閃下來那推小車子的先說道這不行啊不我給你老薩杭罷老爺不懂這句話問怎麼叫薩杭戴勤說攏住點兒他們就叫煞上老爺說很好你就把我薩杭試試只見他

把車放下解下車底下拴的那個灣椰桿子來往老爺身旁一搭把中間那灣弓兒的地方向東梁上一摟老爺將身子往後一靠果覺坐得安穩公子背着彈弓騎着驢兒同兩個家丁便隨着老爺的車前前後後行走那時正是秋末初冬小陽天氣霜華在樹朝日弄晴雲斂山清草枯八𠊱安老爺此時倫得閒身倍覺胸中暢快一路走着只聽那推車的道好了快到了老爺一望只見前面有幾叢雜樹一簇草房心裡想道鄧家莊難道就是這等荒涼不成說話間已到那裡推車的把車落下老爺問到了嗎他說那裡纔走下一半兒呀這叫二十里鋪老爺說旣這樣

你為何歇下呢只聽他道我的老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可比不得四條腿兒的頭口那四條腿兒的頭口餓了不會言語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餓了肚子先就不答應咧吃點嗎兒再走隨緣兒是不准他吃老爺聽了道叫他們吃罷吃了快些走安老爺合公子也下來只見兩個車夫三個腳夫每人要了一斤半麪的薄餅有的抹上點子生醬捲上棵葱有的就醮着那黃砂碗裡的鹽水爛蒜吃了個滿口香甜還在那裡讓着老爺說你老也得一張罷好齊整白麪哪須臾吃畢車夫道這可走罷管走得快了說着推着車子果然轉眼之間就望見那一片柳樹那柳葉

還不曾落得遠遠看去好似半林楓葉一般公子騎着驢
見到跟前一看原來那樹是綠樹葉紅葉筋因此趕驢的
在地下揀了兩片自已送給老爺看老爺看了道這樹名
叫作檉柳又名河柳別名雨師春秋僖公元年會於檉的
那個檉字即此物也閒話間已到鄧家莊門首老爺下車
一看好一座大莊院只見週圍城磚砌墻四角有四座更
樓中間廣樑大門左右兩邊排列着那二十八棵紅柳樹
裡面房間高大屋瓦鱗鱗只是莊門緊閉不開戴勤纔要
上前叫門老爺連忙攔住自已上前把那門輕敲了兩下
早聽見門裡看家的狗齆聲齆氣如惡豹一般掙着那鎖

鏈子吆起來緊接着就有人一面吆喝那狗隔着門問道我誰呀安老爺道借問一聲這裡可是鄧府上開了門我有句話說只聽那人道開門得我言語一聲兒去那人去不多時便聽得裡面開得鐵鎖响莊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約有四十餘歲年紀頭戴窄沿秋帽穿一件元青縐綢綿襖套着件齊麯馬褂兒身後還跟着兩三個笨漢那人見了安老爺執手當胸拱了一拱問道尊客何來安老爺心想這人一定是那褚一官了因問道足下上姓這裡可是鄧九公府上那人答道在下姓李鄧九太爺便是敝東人不在家裡大約還得個三五天回來尊客如有甚麼書

信以至東西只管交給我萬無一失五日後來取回信儻
一定有甚麽要緊的話得等着面說我這裡付一面對牌
請到前街客寓裡住歇那裡飯食油燭草料以至店錢看
你老合我東人二位交情在那裡做東回來自然有個地
主之情不然那店裡也是公平交易絕不相欺說到這裡
只聽莊門裡有人高聲叫說李二爺發鑰匙開倉他這裡
一面應着一面聽老爺的回話老爺見訪鄧九公不着只
得又問道既如此有位姓褚的我們見見那人道我們這
裡有三四個姓褚的呢可不知尊客問的是那一位老爺
道這人人稱他褚一官那人道要找我們褚一爺麽他老

不在這裡住了搬到東莊兒去了講到東莊兒就找着了纔說完裡面又在那裡催說李二爺等你開倉呢那人便向安老爺一拱說請便罷尊客老爺還要問話他早回頭進去了那兩三個笨漢見他進去隨即把門關上老爺只得隔着門又問了一聲說這東莊兒在那裡裡邊應了一句說一直往東去說着也走了安老爺此番來訪十三妹原想着褚一官是華忠的妹夫鄧九公是褚一官的師傅且合十三妹有師弟之誼因褚一官見鄧九公因鄧九公見十三妹再沒個不見着的如今見褚鄧二人都見不着因向公子道怎生的這般不巧又不知這東莊兒在那裡

那安公子此時郤大非兩個月頭裡的安公子可比了經了這場折磨自已覺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慣在行因說道一直往東去逢人便問還怕找不着東莊兒麼吉爺笑道固是如此難道一路問不着還一直的問到東海之濱找文王去不成公子笑道再沒問不着的說着路上趲兒跑到前頭只見過了鄧家莊人烟漸少那時正是收糧稼的時候一望無際都是些蔓草荒煙無處可問走了里許好容易看見路南頭遠遠的一個小村落村外一個大場院堆着大高的糧食一簇人像是在那裡揚場呢喜得他一催驢兒奔到跟前便開口問道那裡是東莊兒啊只

見那場院邊有三五個莊家坐着歇乏內中一個年輕的轉問他道你是問道兒的嗎公子道正是那人說問道兒下驢來問啊公子聽了這纔下了驢那少年道你要找東莊兒一直的往西去就找着了公子道東莊兒怎麼倒往西去呢內中一個老頭兒說道你何苦要他作甚麼因告訴公子道這裡沒個東莊兒你照直的往東去八里地就是靑雲堡到那裡問去公子得了這句話上了驢兒又跑回來恰好安老爺的小車兒也趕到了問道問的有些意思沒有公子把幾乎上賺的話說了老爺笑道這還算好他到底說了個方向兒你沒見長沮桀溺待仲夫子的那

番光景嗎說着又往前走了一程果見眼前有座大鎮店還不曾到那街口早望見一個人扛着個被套腰裡掖着根巴棍子闖面走來公子這番不似前番了下了驢上前把那人的袖子扯住道借光東莊兒在那邊兒那人正低了頭走肩膀上行李又沉走得滿頭大汗不防有人扯了他一把倒嚇了一跳站住抬頭一看見是個向他問路的他一面拉下手巾來擦汗一面陪個笑兒道老鄉親我也是個過路兒的說完大岔步便走了公子心裡說道原來離了家門口兒問問路都是這等累贅老爺道這却不要怪他你這問法本叫作問道于盲找個鋪戶人家問問罷

說着進了青雲堡那條街只見街口有座小廟豎着一根小小旗桿那廟門掛一塊三聖祠的匾却是鎖着門一進街來南北對面都是些棧房店口也有燒鍋當舖雜貨店面話休絮煩一連問了幾處都不知有這個東莊兒一直的走出了這五里長街只見路南一座小野茶館兒外面有幾個莊稼漢在那裡喝茶閑話老爺說下來歇歇兒罷說着下了車也到那灰台兒跟前坐下隨緣兒便從腰間拿下茶柴口袋來叫跑堂兒的沏了壺茶老爺問那跑堂兒說你們這裡有個東莊兒麽那跑堂兒的見問一手把開水壺擱在灰台兒上扶着又把那隻胳膊圈過來抱了

那壺梁兒歪着頭說道咱們這裡沒個東莊兒啊老爺說或者不在附近也定不得跑堂兒指手畫脚的道不啊客人你順着我的手䏚西沿子那個大村兒叫金家村這東邊兒的叫青村正北上一攢子樹那一塊兒那是黑家窩鋪這往近了說那道小河子北邊的一帶大瓦房那叫小鄧家莊兒原本是二十八棵紅栁樹鄧老爺子的房如今給了他女婿一個姓褚的住着又叫作褚家莊說到這裡老爺忙問道這姓褚的可是人稱他褚一官的不是跑堂兒說着哇就是他他是標行裡的安老爺向公子說道這纔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呢原來只在眼

前他在西莊兒說話又是他家的房子自然就叫作東莊兒了公子聽了忙着放下茶盌說等我先去問他在家不在家不要到了跟前又撲個空說着也不騎牲口帶了隨緣兒就去了一過北道便遠遠望見褚家莊雖不比那鄧家莊的氣概只見一帶滑水瓦房虎皮石下剪白灰砌牆當中一個高門樓的如意小門兒安着兩扇黃油板門門前也有幾株槐樹兩座磚砌石蓋的平面馬台石西邊馬台石上坐着個乾瘦老者却是面西正東看不見他的面目懷中抱了一個孩子又有個十七八歲的村童蹲在地下引逗那孩子耍笑離門約有一箭多遠橫着一道深河

河上架着個板橋公子纔走過橋又見橋邊一個老頭子守着一個匣子刁着根短烟袋蹲在河邊在那裡洗菜公子等不得到門便先問了他一聲說你可是褚家莊的你們當家的在家裡没有問了半日他言也不答頭也不回只顧低了頭洗他的菜隨緣兒一旁看不過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說咻問你話呢他這纔站起來合着烟袋笑嘻嘻的勾了勾頭公子又指了他一句他但指指耳朵也不言語公子道偏又是個聾子因大聲的喊道你們褚當家的在家裡没有只見他把烟袋拿下來指着口啊啊啊了兩聲又搖了搖頭原來是個又聾又啞的眞眞十啞九聾

古語不謬不想公子這一喊早驚動了馬台石上坐的那個人只見他聽得這邊嚷回頭望了一望連忙把懷裡的孩子交給那村童抱了進去又手遮日光向這邊一看就匆匆的跑過來相離不遠只見他把手一拍口裡說道可不是我家小爺公子正不解這人為何奔了過來及至一聽聲音纔認出來不是別人正是他嬤嬤爹華忠原來華忠本是個胖子只因半百之年經了這塲大病臉面消瘦鬢髮蒼白不但公子認不出他嬤嬤爹來連隨緣兒都認不出他爸爸來了一時彼此無心遇見公子一把拉着嬤嬤爹華忠纔想起給公子請安隨緣兒又哭着圍着他老

子問長問短華忠道咳我這時候没那麼太工夫合你訴家常啊因問公子道我的爺你怎麼直到如今還在這裡轉轉我合你别了將近兩個月我是没一天放心好容易扎挣起來奔到這裡問了問寄褚老一的那封信他並不曾收到端的是個甚麼原故我的爺你要把老爺的大事悞了那可怎麼好說着急得搓手頓脚滿臉流淚公子此時也不及從頭細說便指給他看道你看那廂茶館外面坐的不是老爺華忠道老爺怎麼也到了這裡敢是進京引見公子道閑話休提我且問你褚一官在家也不華忠道他不在家他這兩天忙呢因看了看太陽說大約這早

曉也就好同來了大爺你此時還問他作甚麼公子道這話說也話長你先見老爺去就知道了華忠便同公子飛奔而來於路不及閑談到了跟前老爺纔瞧出是華忠因說你從那裡來華忠早在那裡摘了帽子磕頭說奴才華忠閃下奴才大爺悞了老爺的事奴才該死只求老爺的家法老爺道不必這樣難道你願意害這場大病不成起來華忠聽了纔戴上帽子爬起來却說一旁坐着喝茶的那些人那裡見過這等舉動又是老爺奴才又是磕頭禮拜只道是知縣下鄉私訪來了早嚇的一個個的溜開跑堂兒的是怕就悞了他的買賣便向安老爺說我看這個

地方兒兩尊你老再也不得說話我這後院子後頭有個松棚兒你老挪到後頭去好不好老爺正嫌嘈雜公子聽得有個松棚兒覺得雅致有趣連說狠好便留了戴勤看行李跟了老爺挪過後面去公子到那裡一看那裡甚麼松棚兒原來是四根破柳竿子支着上面又橫搭了幾根竹竿兒把那砍了來作柴火的帶葉松枝兒搭在上面晾着就着遮了日暘兒那就叫松棚兒不覺得一笑忙叫人取了馬褥子來就地鋪好爺兒兩個坐下老爺便將公子在途中遭難的事大畧說了幾句把個華忠急得哭一陣叫一陣又打着自己的腦袋罵一陣老爺道此時是幸而

無事了你這等也無益因又把公子成親的事告訴他他
纏擦了擦眼淚給老爺公子道喜又問說的誰家姑娘姑
娘十幾老爺道且不能合你說這個你且說你怎的又在
此就擱住了呢華忠回道奴才自從送了奴才大爺起身
原想十天八天就好了不想躺了將近一個月纔起炕奴
才大爺給留的二十兩銀子是盤纏完了幾件衣裳是當
淨了好容易扎掙得起來別湊了兩吊來錢奴才就僱了
個短盤兒驢子盤到他們這裡他們看奴才這個樣兒說
給奴才作兩件衣裳好上路打着後日一早起身不想今
日在這裡遇見老爺也是天緣湊巧不然一定差過去了

老爺道這裡自然就是你那妹夫褚一官的家了他在家不在家華忠道他上縣城有事去了說也就回來老爺說他不在家也罷我們先到他家等他去我要見他有話說華忠聽了口中雖是答應臉上似乎露着有個為難的樣子老爺道他既是你的至親難道我們借個地方兒坐他不肯你有甚麼為難的華忠道倒不是奴才為難有句話奴才得先回明白了他雖在這裡住家這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丈人的老爺道你這話怎麼講褚一官是你妹夫他丈人豈不就是你老子怎麼他又有個丈人起來華忠聽了自己也覺好笑又說道這裡頭有個原故原來奴

才那個妹子倆月頭裡就死了他死的日子正是奴才同
大爺在店裡商量給他寫信的那兩天奴才也是到這裡
纔知道安公子聽了便對安老爺道我道就無怪那日十
三妹說他夫妻斷不能來了老爺連連點頭一面又往下
聽華忠的話他又道奴才這妹子死後丟下一個小小子
兒無人照管便張羅着趕緊續絃他有個師傅叫作鄧振
彪人稱他是鄧九公是個有名的驃客褚一官一向跟他
走驃就在他家同住那鄧九公今年八十七歲膝下無兒
止有個女兒他因看着褚一官人還靠得本領也去得便
許給他做了填房招作女婿這老頭子在西莊兒住家因

疼女兒便把這東莊兒的房子給了褚一官又給他立了産業就成果起這分家來那鄧九公一個月倒有二十天帶了他一個身邊人在女兒家住這個人靠着有了幾歲年紀又拙又橫又不講禮又不容人說話褚一官是怕得神出鬼入只有他這個女兒降的住他他這幾日正在這裡作着每日到離此地不遠一座靑雲山去也不知甚麼勾當據奴才看好像有甚麼機密大事似的那老頭子天天從山裡回來不是垂淚抹淚便是短嘆長吁一應人來客往他都不見並且吩咐他家等閑的人不許讓進門來如今老爺要到他家去此刻正不差甚麼是那老頭子回

來的時候萬一他見了説上兩句不知高低的話奴才持不住所以奴才在這裡爲難老爺聽了也爲起難來説我找褚一官正爲找這姓鄧的説話這便怎麼樣呢華忠道老爺找他有甚麼話説老爺指着公子身上背的那張彈弓道我交還他這件東西還訪一個人華忠道依奴才糊塗見識老爺竟不必理那個瘋老頭子也罷了此地也不好久坐這條街上有幾座店口奴才找處乾淨的請老爺歇息竟等褚一官回來奴才把他暗暗的約出來老爺見了他先問他個端的請示老爺可使得老爺道自然也要見見那褚一官既如此就在這裡坐着等他罷近便些你

倒是在那裡弄些吃的來再弄盌乾淨茶來喝華忠忙道這個容易奴才這個續妹妹却待奴才狠親熱竟像他親哥哥一般也因這上頭他父親纔肯留奴才住下奴才如今就找他預備些點心茶水來說着一徑去了華忠去從安老爺把他方纔的話心中默默盤算據他說鄧九公那番光景不知究竟是怎生一路人他家又這等機密不知究竟是何等一樁事好叫人無從猜度正在那裡盤算着只見華忠依然空着兩手回來安老爺道難道他家就連一壺茶都不肯拿出來不成華忠忙答道有有奴才方纔把這番話對奴才續妹子說了他先就說既是老爺的嫡

到了況又是奴才的主兒不比尋常人豈有讓在外頭坐着的理及至奴才說到那彈弓的話他便說這更不必講了叫奴才快請老爺合奴才大爺到他家獻茶他還說便是他父親有甚話說有他一面承管既這樣就請老爺大爺賞他家個臉過去坐坐安老爺聽了甚喜便同了公子步行過去兩個家人付了茶錢連牲口車輛一旅招護跟來却說安老爺到了莊門早見有兩個體面些的莊客迎出來見老爺各各打恭口裡說二位當家的老苦原來外省鄉居沒有那些老爺爺的稱呼止稱作當家的便如稱主人東人一樣他這樣稱安老爺也是個看主敬客的意

思揖無不答老爺也還了個禮一進門來只見極寬的一個院落也有個門房西邊一帶粉墻四扇屏門進了屏門便是一所四合房三間正廳三間倒廳東西廂房東北角上一個所門兩間耳房像是進裡面去的路逕那莊客便讓老爺到西北角上那個角門裡兩間耳房坐定他們也不在此相陪便幹他的事去了早有兩個小小子端出一盆洗臉水手巾胰子又是兩碗漱口水放下又去端出一個紫漆木盤上面托着兩蓋碗沏茶餘外兩個折盅還提着一壺開水華忠一面倒茶內中一個小小子叫他道大舅哇我大嬸兒叫你老倒完了茶進去一盪呢說着便將

臉水等件帶去一時華忠進去老爺看那兩間房子葦蓆棚頂白灰墻壁也挂兩條字畫也擺兩件陳設不城不村收拾得却甚乾淨因合公子道你看倒是他們這等人家眞個逍遥快樂正說着華忠出來回道回老爺奴才這續妹子要叩見老爺老爺道他父親丈夫都不在家我怎好見他說話間那褚家娘子已經進來安老爺見了纔起身讓坐只見他家常打扮穿條元青裙兒罩件月白襖兒頭上戴些不村不俏的簪環花朵年紀約有三十光景雖是半老佳人只因是個初過門的新媳婦還依然打扮的脂光粉膩只聽他說道老爺請坐小婦人是個鄉間女子不

會京城的規矩行個怯禮兒罷說着福了兩福便拜下去老爺忙說不要行禮也恭恭敬敬的還了一揖仰囘身又見了公子安老爺便道我們是特地找褚一爺來說句話倒驚動了請進去歇着罷褚家娘子道我丈夫不在家大約也就同來老爺既是我這大哥的主人也同我們的衣食父母一樣我該當伺候的並且還有一句話請老爺的示下安老爺道既如此請坐下好講話那褚家娘子那裡肯坐安老爺讓再讓三說大娘子你不肯坐我也只得站着陪談了還是華忠從旁說姑奶奶既老爺這等吩咐恭敬不如從命你竟是伺候坐下好說話他纔搬了一張杌

子斜籤着坐了便問老爺道我方纔聽見我們這大哥說老爺帶了一張彈弓到這裡要訪一個人我大膽問老爺這彈弓從何而來這要訪的又是個何等樣人呢老爺見他問的不像無意閑談開口便道我這彈弓是此地十三妹的東西因我這孩子前番在路上遇了歹人承這十三妹救了性命贈給盤纏又把這張彈弓借與他護送上路我父子受他這等的好處故此特地來親身送還他這張彈弓又曉他合你尊翁鄧九公有師徒之誼因此來找你們褚一爺引見九公問明了那十三妹的門戶好去謝他一謝那褚家娘子聽了道這事幸得我先見着老爺老爺

假如這等的問我家一官管取他還摸不着頭腦呢我也再不想這張彈弓竟在老爺手裡只是可惜老爺來遲了一步只怕這十三妹老爺見他不着了老爺忙問原故只見他嘆了口氣道要說起這十三妹來眞眞的算個奇人罕事他從兩年前頭奉了他母親到這裡誰也不得知他的來路誰也不得知他的根由他只說是逃荒來的後來合我父親結了師徒我父親見他母子無依就要留他在家同住他是執意不肯在這東南靑雲山山崗兒上結了幾間茅屋自己同了他母親住老爺聽了便向公子道此雲中相見的這句話兒所由來也公子忙起身答應了一

聲又聽他往下說道我從作女孩兒的時候合他兩個人往來最爲親密雖是這等親密他的根底他可絕口不提不想前幾天他這位老太太死了我合父親商量等他事情完了這正好請他到家我們作個長遠姐妹將來就在此地給他找個好好的人家又丁當親戚走着豈不好呢誰想他遭了這樣大事哀也不舉靈也不守孝也不穿打算停靈七天就在這山中埋葬葬後他便要遠走高飛老爺說異道他待遠走高飛到那裡去褚家娘子道老爺可說麽大約他走的這個原故止有我父親知道也是他母親死後他纔說的我父親把這事機密的了不得不肯向

人說道我問着也是含含糊糊的我這兩日聽那厂鳳兒看那神情兒倒像不是件甚麼小事兒也不知倒底是甚麼因由只是我想他究竟是個女孩兒無論甚麼樣的本領怎生般的智謀這萬水千山曉行夜住一個女孩兒就有多少的難處因此我勸了他這幾天教他且莫急着就走也等完了事慢慢的商量一個萬全的打算再走不遲無奈說破了嘴他也是百折不回爲甚麼我方纔聽得老爺的駕到了又說帶着張彈弓兒我心裡可就一動甚麼原故呢因前日他母親死後他忽然的告訴我父親說他的張彈弓借給人用去了早晚必送來他如今要走等不

得又交給我父親一塊硯台說儻他走後有人送那彈弓來把這硯台交那人帶去把那彈弓就留在我家作個証念他也不會說起老爺合少爺更不會提到途中相救的一個字這硯台我父親交給我了我却斷不想到這番原由就在老爺身上如今恰好老爺少爺都到了這裡況且又受過他的好處正要訪他老爺是念書作官的人比我們總有韜畧怎麽得求求老爺想個方法見着他留住了他也是樁好事不然這等一個人此番一去知他怎麽個下落呢可不心疼死人嗎安老爺聽了這番話正合了自已的心事心裡說看不得這鄉間女子竟有如此的言談

見識前番我家得了一個媳婦張金鳳是那等的深明大義今番我遇見這褚家娘子又是這等的通達人情可見地靈人傑何地無才更不必定向錦衣玉食中去講那德言工貌了因又把他方纔的話度量一番這十三妹要走的原故心裡早已明白八九只是此時不好說破便對褚家娘子道大娘子怎生說到一個求字這也正是我身上的事如今就煩你少停引我見見尊翁我二人商量個良策定要把這樁事挽回轉來褚家娘子聽了連連搖手說老爺這不是主意我這位老人家雖合他有師徒之分只是他老人家上了幾歲年紀又愛喫兩盃酒性子又烈火

轟雷似的。總是不好說話外加着這兩年有點子反老還童一會兒價好鬧個小性兒就這十三妹的這樁事我好容易勸得他活動些了他老人家在旁邊兒又是甚麼英雄咧好漢咧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塲咧說個不了把那個越發鬧得同不得頭下不來馬了老爺如今合他老人家一說管保還是這套甚而至於機密起來還合老爺粧糊塗說不認得十三妹呢老爺道若不仗尊翁作個線索我縱有千言萬語怎得說的到那十三妹跟前那褚家娘子低頭想了一想笑道這樣罷老爺要得合我父親說到一塊却也有個法兒只是屈尊老爺些老爺忙問怎樣

褚家娘子道他老人家雖說是這等脾氣却是吃順不吃强又愛戴個高帽兒第一最愛人贊一句說是個英雄豪杰第二最喜歡人說這樣年紀怎的還得這樣精神飽滿心思周到第三就難他老人家酒量極大不用講家裡便是外面交徧天下總不會遇見個對手的酒量往往見人不會吃酒便說這人沒出長兒沒爺頭兒只要遇着一個大量合他老人家坐下說入了彀大槩那人說西山煤是白的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是灰色的說太陽從西邊兒出來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從西南犄角兒出來只是那有這等一個大酒量呢老爺自想想這難不難老爺聽罷

哈哈大笑說這三樁事都在我身上第一據他的本領本是個英雄就贊場他兩句也不是虛話第二論年紀他比我長着幾乎一半子呢我就作個前輩看待他也狠使得第三尤其容易據我這酒量雖不會合他同過席大約也可以勉强奉陪褚家娘子聽了大喜說果然如此只怕這事有些指望了因又囑咐安老爺道只是我老人家少刻見了老爺可難保得齊禮貌周全還求老爺海量躭待他個老更切切不可提我方纔說的這番話老爺道不消囑咐既如此商定豈但不提方纔的話並且連這彈弓也先不好提起我自有道理因吩咐先把彈弓收好正說着褚

一官也回來了他本是個走江湖的人甚麼不在行的見了老爺也恭恭敬敬的請了安他娘子便把安老爺的來意合方纔這番話告訴了他只見他口裡答應心裡却是忐忑他娘子道你不必着忙萬事有我呢褚一官道我不怕別的他老人家是個老家兒咱們作兒女的順者爲孝怎麽說怎麽好就是他老人家掄起那雙拳頭來我可真吃不兊化他娘子道也到不了那個場中你在這裡伺候老爺我預備點心去說着去了少時拿出點心粥湯來老爺一腔的心事不過同公子略吃了些便撤下去又問了問褚一官走過幾省說了些那省的風土人情論了些那

省的山川形勝正談得熱鬧只聽得前面莊客嚷了一聲道老爺子回來了褚一官聽了發腳往外就跑迎那華忠也有些不得主意兩個服侍的小小子嚇得蹤影全無這正是非關猛虎山頭吼早見羣狐穴底藏要知那鄧九公回來見了安老爺怎的個開交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十四回終